

舊五代史

冊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八

列傳七

盧文紀字子持京兆萬年人

案此下有闕文

長興末爲太常卿文紀形貌魁偉語音高

朗占對鏗鏘健于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唐末帝爲岐帥以主禮待之觀

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于朝左右曰臣見班行

中所譽當大拜者姚顛盧文紀崔居儉耳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

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餅中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旦以筋挾

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卽姚顛末帝素已竒待歡然命之卽授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與姚顛同升相位時朝廷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

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論者親愛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掄之微類時

有蜀人史在德爲太常丞出入權要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

兩班宜選能進用見在軍都將校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能者進用否者黜退不限名位高下疏下中書文紀以爲非己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漫爲衆所嗤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八月親征過徽陵拜于闕下休于仗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鳳翔來首命卿爲宰相聽人所論將爲便致太平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于汝安乎文紀惶恐致謝時末帝季年天奪其魄聲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張延朗謀議文紀曰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枝梧況已有三處救兵可以不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況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款密傍奏曰文紀之言是也故令延壽北行末帝坐俟其敗晉祖入洛罷相爲吏部尙書再遷太子少傅少帝嗣位改太子太傅漢祖登極轉太子太師時朝官分司在洛雖有留臺御史紀綱亦多不整肅遂敕文紀別令檢轄侍御史趙礪及糾分司朝臣中有行香拜表疎怠者楊邠怒凡疾病不在朝謁者皆與致仕

官時文紀別令檢轄之職頗甚滋章因疾請假復爲留臺所奏遂以本官致仕

歐陽史周太祖入立卽拜司空于家廣順元年夏卒年七十六贈司徒輟視朝一日文紀平生積

財巨萬及卒爲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爲誡焉

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案此下有闕文唐末帝卽位用爲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

制誥賜金紫未滿歲改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皆帶禁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裔孫純儒性多凝滯遽登相位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同州入朝拜司空唐

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

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

司空掃除職也吾無所憚旣而知非乃止劉昫爲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

右常侍孔昭序論行香次第言常侍侍從之臣行立合在僕射之前疏奏下御

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

輕言裔孫以羣情不悅劉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檢則例而臺吏言舊

不見例據南北班位卽常侍在前俄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裔孫卽判臺狀曰旣

有援據足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列曰從昭序言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且僕射師長也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常侍班在南宮六卿之下況僕射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二侍郎如仰霄漢癡人舉止何取笑之深耶衆聞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裔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署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爲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也及太原事起唐末帝幸懷州裔孫留司在洛未幾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官砦危急君臣計無所出俄而裔孫自洛來朝衆相謂曰馬相此來必有安危之策既至獻綾三百疋卒無獻可之言晉祖受命廢歸田里裔孫好名慕韓愈之爲人尤不重佛及廢居里巷追感唐末帝平昔之遇乃依長壽僧舍讀佛書冀申冥報歲餘枕藉黃卷中見華嚴楞嚴詞理富贍由是酷賞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詠謂之法喜集又纂諸經要言爲佛國記凡數千言或嘲之曰公生平以傳奕韓愈爲高識何前倨而後恭是佛佞公耶公佞佛耶裔孫笑而答曰佛佞予則多矣李崧相晉用李專美爲贊

善裔孫以賓客致仕專美轉少卿裔孫得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爲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太子賓客分司在洛每閑關養素惟事謳吟著述嗜八分書題尺酬答必親札以銜其墨蹟裔孫將卒之前覩白虺緣于庭槐驅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鵬之文作槐蟲賦以見志廣順三年秋七月卒于洛陽詔贈太子少傅輟視朝一日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于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鴻筆之兆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及卒後旬日有侍婢靈語一如裔孫聲氣處分家事皆有倫理時人奇之

和凝字成績汶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爲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父矩贈尙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

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

滑帥賀瓌知其名辟寘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于河上戰胡柳陂瓌

軍敗而北惟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

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

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

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後歷鄆鄧洋三府從事

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部刑部員外郎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召

入翰林充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于門

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

時議以為得人灑水燕談苑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期登

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質果繼凝登相位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

士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復入翰林

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

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凝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
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凝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卽不及
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
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
領兵討焉相遇于湖陽從進出于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於敗由凝之力也少
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
遷太子太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于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日詔贈侍中
凝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
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爲文

章長于短歌艷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惠于人焉

宋類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
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凝獄香奩叢金六集自
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叢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
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
長子峻卒于省郎

次子峴錦繡萬花谷范蜀公蒙求云和峴晉相和凝之子峴生會凝入翰林加
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矣因名曰三

美仕皇朝為司勳員外郎

蘇禹珪字元錫其先出于武功近世家高密今為郡人也父仲容以儒學稱于鄉里唐末舉九經補廣文助教遷輔唐令累贈太師禹珪性謙和虛襟接物克構父業以五經中第辟遼州倅職歷青鄆從事轉潞并管記累檢校官至戶部郎中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兼判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即位于晉陽授中書侍郎平章事漢祖莅阼兼刑部尚書俄加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漢祖大漸與蘇逢吉楊邠等受顧命立少主明年轉左僕射三年冬太祖入平內難禹珪遁入都城為兵士所擄翼日太祖令人求之既見撫慰甚至尋復其位國初加守司空尋罷相守本官世宗嗣位封莒國公未幾受代歸第顯德三年正月旦與客對食之際暴疾而卒時年六十二禹珪純厚長者遭遇漢祖及蘇逢吉夷滅禹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也子德祥登進士第累歷臺省

景範淄州長山人

案此下有闕文據世宗紀景範父名初以戶部郎中致仕

世宗之北征也命為東京副留

守車駕迴自河東世宗以艱于國用乃以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冊府元龜

載世宗卽位七月癸巳制曰朕自履宸極思平泰階出一令慮下民之未從行
一事懼上穹之罔祐晨興夕惕終歲于茲雖禮讓漸聞與行而風雨未之咸若
豈刑政之所闕而德教之未孚哉由是進用良臣輔宣皇化雖朕志先定亦輿
情具瞻爰擇嘉辰誕敷明命樞密院直學士中大夫尙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晉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範昔佐先帝每罄嘉謨逮事眇躬愈傾
忠節奉上得大臣之體檢身為君子之儒一昨戎輅親征皇都是守贊勳賢于
留府副徵發于行營軍政所需國用無闕今則靈臺偃革宣室圖功思先朝欲
用之言成聖考得賢之美俾參大政仍掌利權爾其明聽朕言往敷洪化予欲
則垂象而清品彙爾順天道以敘彝倫予欲恤刑名而息戰爭爾則謹憲章
而恢廟略天人之際懸合軍民之事罔渝則國相之尊非爾孰處邦計之重惟
材是臧勉思倜儻以致君勿效因循而保位竚聞成
續用副虛懷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範爲人厚重剛正無所屈
撓然理繁治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因其有疾乃
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顯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官爲立
碑焉

史臣曰夫以稽古之力取秉鈞之位者豈常人乎然文紀軌于貨殖裔孫傷于
齷齪則知全其德者鮮矣如成績之文采元錫之履行景範之純厚皆得謂之
君子儒矣以之爰立何用不臧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周列傳七和凝傳欲預出宣敕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卽旋填將
校姓名令領兵擊之 案洛陽摺紳舊聞記作已命高行周爲招討張從恩
爲都監仍令焦繼勳等數人備指使是晉祖未北征已命將校矣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新正身定錄一百二十七卷

新正身定錄一百二十七卷

新正身定錄一百二十七卷

新正身定錄一百二十七卷

新正身定錄一百二十七卷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十九

列傳八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父序以朴貴贈左諫議大夫朴幼警慧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中擢進士第解褐授校書郎依樞密使楊邠館于邠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朴度其必危因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禍而朴獨免國初世宗鎮澶淵朝廷以朴爲記室及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封府推官世宗嗣位授比部郎中賜紫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于內遠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

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強財足人和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國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必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強兵攻之然其力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候其便則一削

以平之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此
歲夏秋便可于沿邊貯納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
望陛下寬之世宗覽之愈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初世宗
以英武自任喜言天下事常憤廣明之後中土日蹙值累朝多事尙未克復慨
然有包舉天下之志而居常計事者多不喻其旨惟朴神氣勁峻性剛決有斷
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由是急于登用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知
府如故是時初廣京城朴奉命經度凡通衢委巷廣袤之間靡不由其心匠及
世宗南征以朴爲東京副留守車駕還京改戶部侍郎兼樞密副使未幾遷樞
密使檢校太保頃之丁內艱尋起復授本官四年冬世宗再幸淮南兼東京留
守京邑庶務悉以便宜制之比及入蹕都下肅如也默記引閑談錄云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
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龐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
十其人忿然歎云宣補龐虞侯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
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曰此大愚人去
王朴面前誇宣補龐虞侯宜其死矣
六年三月世宗令樹斗門于汴口不踰

時而歸朝是日朴方過前司空李穀之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于座遽以肩昇

歸第一夕而卒時年四十有五默記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攷定聲律正星

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世宗聞之駭愕即時幸其第及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

而慟者數四贈賻之類率有加等優詔贈侍中宋史王侁傳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侁為東頭供奉官

朴性敏銳然傷于太剛每稠人廣座之中正色高談無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

服其機變而無恭懿之譽其筆述之外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殫其

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準並行于世默記云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閣畫當

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象折鞫躬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然整御袍襟帶

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五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魏自詣密

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徹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之直廷

事傳于人口者甚眾而史臣闕書臣聞重修太祖實錄已于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况太尉况帶職不宜如此太祖唯而臣謹案朴之行

楊凝式華陰人也游宦紀聞載凝式年譜云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父涉

唐末梁初再登台席罷相守左僕射卒歐陽史楊涉傳云收父嚴吳鎮纂誤

史載楊氏家譜云唐修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聞暉暉生河間太守之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楊收之

父曰遺直生四子名皆從又曰發假收嚴以四時爲義故發之子名皆從木假
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
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凝式體雖叢眇而精神穎悟宣和書譜云凝式

豐然要富有文藻大爲時輩所推唐昭宗朝登進士第解褐授度支巡官再遷

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三川守齊王張宗奭見

而嘉之請以本官充留守巡官梁相趙光允素重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

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文史館修

撰判館事明宗卽位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工戶

二部侍郎以舊恙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懷覃凝式

在扈從之列頗以心恙諠譁于軍砦末帝以其才名優容之詔遣歸洛晉天福

初改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尙書致仕閒居伊洛之間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

守以降威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絕俸艱于家食

奏除太子少保分司于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太祖總兵凝式候于軍門且

以年老不任戎事上訴太祖特爲奏免之廣順中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

顯德初改左僕射又改太子太保並懸車元年冬卒于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

子太傅凝式長于歌詩別傳云凝式詩什亦多雜以諛譜少從張全義辟故作

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詩寄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

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清麗可喜善于筆札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

始徧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焉別傳云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閉居故

垣牆圭缺處顧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

已人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而己其伴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京之側

有故入府過洛贈以繇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舍俾造轆以施崇德

普明之凝式笑謂人家雖號我固知守必見闕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

宜東遊廣愛寺僕曰壁聞者西遊石壁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

請凝式乃曰姑送石壁聞者西遊石壁五代史補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

之無過也更手當天子印緩以付他往汝滅吾族于探神色羣沮喪者數日疑式

甚眾涉常不自恐唐室大凝式不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探神色羣沮喪者數日疑式

時恐人謂之楊風子也

薛仁謙字守訓代居河東近世徙家于汴今爲浚儀人也父延魯仕唐爲汝州長史累贈吏部尚書仁謙謹厚廉恪深通世務梁鄴王羅紹威甚重之累署府職唐莊宗卽位于魏授通事舍人梁開平中三聘于吳得使者之體遷衛尉少卿引進副使累加檢校兵部尚書長興中轉客省使鴻臚少卿出爲建雄軍節度副使進階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改光祿少卿晉天福初授檢校司空河中節度副使歸朝爲衛尉太僕二卿丁繼母憂居喪制滿授司農卿漢乾祐中以本官致仕周初改太子賓客致仕仍加檢校司徒進封侯爵顯德三年冬以疾終年七十八贈工部尚書初仁謙隨莊宗入汴也有舊第爲梁朝六宅使李賓所據時賓遠適而仁謙復得其第或告云賓之家屬厚藏金帛在其第內仁謙立命賓親族盡出所藏而後入焉論者美之子居正皇朝門下侍郎平章事蕭愿字惟恭梁宰相頃之子也頃明宗朝終于太子少保唐書有傳初愿之曾祖倣唐僖宗朝入相接客之次愿爲兒童戲效傳呼之聲倣謂客曰余豈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壽考吾今又有曾孫在目前矣愿弱冠舉進士第解褐爲

校書郎改畿尉直史館監察殿中侍御史遷比部員外郎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醉預公卿之列爲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未幾授兵部郎中復金紫丁內艱服闋自左司郎中拜右諫議大夫歷給事中右常侍祕書監改太子賓客廣順元年春卒贈禮部尚書愿性純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爲兵部郎中日常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司父頃爲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愿卒時年七十餘其母猶在一門壽考人罕及者

盧損其先范陽人也近世任于嶺表父頴遊宦于京師損少學爲文梁開平初舉進士性頗剛介以高情遠致自許與任贊劉昌素薛鈞高總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膀及任贊劉昌素居要切之地而損自異不相親狎時左丞李琪素薄劉昌素之爲人常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售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梁貞明中累遷至右司員外郎唐天成初由兵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諫議大夫屢上書言事詞理淺陋不爲名流所

知清泰中盧文紀作相密與損參議時政初長興中唐末帝鎮河中損嘗爲加
恩使副及末帝卽位用爲御史中丞拜命之日以自前憲司不能振舉綱領俾
風俗頽壞乃大爲條奏而有平明放鑰日出守端之語大爲士人嗤鄙有頃誤
詳赦書失出罪人停任晉天福中復爲右散騎常侍轉祕書監大失所望卽拜
章辭位乃授戶部尙書致仕退居潁川時少保李鏐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損
以鏐之遐齡有道術酷慕之仍以潁川逼于城市乃卜居陽翟誅茅種藥山衣
野服逍遙于林圃之間出則柴車鶴氅自稱具茨山人晚年與同輩五六人于
大隗山中疏泉鑿塚爲隱所誓不復出山久之齒髮不衰似有所得廣順三年
秋卒時年八十餘贈太子少傅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
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
是姿性絕高

案此下有闕文輿地紀勝云王仁裕知貢舉時所有詩萬餘首勒取進士三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爲冠

輿地紀勝仁裕所

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

輿地紀勝仁裕所著有紫泥集西江

集入洛記
共百卷

後爲兵部尙書太子少保卒

裴羽字用化唐僖宗時宰相贄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事削奪吳越王封爵羽被留于錢塘經歲不得歸後重誨死吳越復通中國羽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尙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吳越羽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昶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歷州縣唐天成中爲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于鄴聞其勤幹奏改洛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旦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于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朴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惟希堯止授省郎而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于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檝師僕從皆相顧

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生平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尙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少帝嗣位加檢校司空開運中歷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尙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尙書顯德三年夏卒于洛陽時年七十有九贈太子少保子思恭右諫議大夫

司徒詡字德普清河郡人也父倫本郡督郵以清白稱詡少好讀書通五經大義弱冠應鄉舉不第唐明宗之鎮邢臺詡往謁之甚見禮遇命試吏于邯鄲歷永年項城令皆有能名長興初唐末帝鎮河中奏辟爲從事未幾徵拜左補闕史館修撰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爲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秦王遇害以例貶寧州司馬清泰初入爲兵部員外郎晉祖踐阼改刑部郎中充度支判官樞密直學士由兵部郎中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歷知許齊毫三州事漢初除禮部侍郎凡三主貢

舉自起部貳卿不數年間徧歷六曹由吏部侍郎拜太子賓客世宗卽位授太常卿時世宗留意于雅樂議欲攷正其音而詔爲足疾所苦居多假告遂命以本官致仕顯德六年夏卒于洛陽之私第年六十有六贈工部尙書詔善談論性嗜酒喜賓客亦信浮圖之教漢乾祐中嘗使于吳越航海而往至渤海之中睹水色如墨舟人曰其下龍宮也詔因注香輿念曰龍宮珍寶無用俟迴棹之日當以金篆佛書一帙用伸贄獻洎復經其所遂以經一函投于海中俄聞梵唄絲竹之音喧于船下舟人云此龍王來迎其經矣同舟百餘人皆聞之無不歎訝焉

邊蔚字德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

宋史邊珣華州鄭人也曾祖頤石泉令祖操下

邽令父蔚太常卿

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

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冲齋詔于關右盡誅闍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爲闍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獲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爲廉判時

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卽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錫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鹽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部左右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有一子玗珣俱仕皇朝爲省郎

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爲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饑民十猶四五威保其餘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常以子壻陳南金薦于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周列傳八楊凝式傳歷右常侍工戶二部侍郎
案別傳作工禮戶三部侍郎
年八十五
案別傳作八十二

裴羽傳贈工部尙書
案歐陽史作戶部尙書

段希堯傳河內人也
案宋史段思恭傳作澤州晉城人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八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

列傳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爲晉王也
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爲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
軍都虞候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思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
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
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思帥部兵以副焉旣而御衆無能
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恠未嘗與賓
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
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恠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
思及卽位遣其妻入覲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曰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

二年秋思來朝加兼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領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鼻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固守踰年後爲北軍所攻景珂戰歿衆潰光鄴時年十歲爲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旣冠沈毅有謀蒞事寡過明宗卽位特深委遇累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爲耀州團練使清泰初入爲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爲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弊故命光鄴理之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惟求理道時郡民喪亡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載輯契丹入汴僞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

鄴明宗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檢校太保太祖踐阼復授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長安時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愠不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貰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權知京兆以寬靜爲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病甚召親隨于臥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尸歸洛不得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以漿酒遙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爲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賻贈幾數千計詔贈太子少師光鄴膚革肥皙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爲

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爲散指揮使明宗卽位英侍于帳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爲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凱旋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卒于鎮時年四十有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雖衽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搢紳之士亦皆惜之

李彥頽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爲業太祖鎮鄴寘之左右及卽位歷綾錦副使推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頽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

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贖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頽閉壁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爲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頽到任處置乖方大爲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卒時年五十有二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爲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爲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

從莊宗攻常山安巴堅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爲契丹所圍時建崇爲親將與契丹格鬪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遇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卽位甚愍之連授磁沁二郡入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會建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爲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惟建崇雖位不及藩屏而康強自適以至耆耄太祖卽位授左監門衛上將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王重裔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洛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廳直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晉天福

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于宗城東晉遣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卽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有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嘗爲東面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失軍于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爲洋州節度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于軍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爲絳州刺史檢校司徒廣順元年冬卒于都

許遷鄆州人也初為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于隰賊眾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鬪兼倍賊眾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為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為儒無家行為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為侶況明公平峻無以沮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

趙鳳冀州棗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

禁安重榮鎮常山招集叛亡鳳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

天福中趙延壽為契丹鄉導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宋史荆罕儒傳罕儒少無賴與趙鳳張輦為羣盜晉天福

中相率詣范陽委贄燕契丹主素聞其桀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王趙延壽得掌兵權

使常令將兵在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宿州防禦使漢祖卽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乾祐初入爲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閭兵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爲宋亳宿三州巡檢使鳳出于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于麾下厚待之每桴鼓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爲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爲單州刺史旣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爲不道常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爲名率斂部民財貨爲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班牙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卽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

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爲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旣破紫金山砦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鱧魚饋臣者視其盤中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鸛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爲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卽命爲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州環往事之及知祥建號環累典軍衛孟昶嗣位環常宿衛于中顯德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爲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傳其城下爲環所敗裨將胡立爲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

忠子所事釋其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遇疾而卒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卻克之疾時號爲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爲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爲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卽以爲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爲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輸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令彥超董騎軍爲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

太師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

宋史列傳永德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會祖不尙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于用度

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不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不又爲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

累爲蕃郡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

舊

五代

史

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

六

中華書局聚

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穎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處女穎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穎中夜挾刃入于寢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劉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累遷爲僞右監門衛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洎李景僭襲僞位俾掌親軍遷鄂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遜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飢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纍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命今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仁贍聞援兵旣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嘆而已會世宗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贍臥疾已亟

因翻然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世宗撫之甚厚
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
年五十八世宗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其子崇
讚爲懷州刺史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卽令斬
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
由焉崇讚仕周累爲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朝亦位至省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 世... ...

... 百二十...

...

...

...

...

...

...

...

...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周列傳九張穎傳國初以咸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鄆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爲安州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贍傳時仁贍臥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云仁贍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是仁贍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及釐正

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卷五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二十七

受巴歷首封頭乘將令

看時隨於兩邊蓋以兩寶樂恩文未及盤五

已不映入其直樂祭降時為子翻書以滋氣是子翻未嘗應隨意于國山長

是才翻翻翻子翻思來已受因隨於隨隨 樂樂樂與江之翻國之江之翻國之

代翻樂對 漢宋史有官管樂安州地其地之長管樂

漢漢新代更隨翻國隨以國且之始會翻其清軍用翻重翻第二以漢史漢史

卷五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二十七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惠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于其第筠召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落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常爲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爲監軍入爲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爲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爲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起峻亦爲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

繆帷幄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太祖北征至澶州爲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阼加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爲每與太祖商榷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爲性輕躁舉措率易以天下之事爲己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爲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錢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

可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恆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爲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北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曰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幾貢表乞解樞機卽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施小惠喜人附己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

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卽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于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廳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慚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詔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姪崇勳居于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旣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闕卽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旣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

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領之而已又奏請以顏愆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假開卽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翦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卽懷怨望豈有旣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尙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卽召翰林學士徐台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監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怒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

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

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陞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

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踈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

曲為指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于君欲求無罪其可得

乎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赴援峻頓兵于陝

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陞下言晉州城

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

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陞下若車駕出汜

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

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案此下為兗州節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

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彥超鎮兗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釋匕箸

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為當于

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弒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

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讞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

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為印即無缺處帝尋命

齎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

彥超即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幡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

馳去五代史補慕容彥超素鉤距充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

此吾為汝上白于主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呼

之則空宅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詰府彥超憫之且曰勿

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廐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

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

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

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

然出視遂擒之一人高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朕下明日當得城及

城將破忽夜夢一人高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朕下明日當得城及

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不可不預備乎是躬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

而城陷車駕將入廟高祖意豁然謂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

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

拜近臣或諫以天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灑掃戶命孔

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募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

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皆鐵胎

若全此城吾盡以賜汝等勿患富貴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侍中銀錢者經年

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之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侍中銀錢者經年

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致耳汝宜銀錢者經年

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銀錢者經年

舊

五代史

卷一百三十

列傳

四中華書局聚

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撤其餘以爲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
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爲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剽去其過深
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月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陪償之不
爾者有過百姓以爲然于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
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
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宏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
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彥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
希俊爲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卽責宏魯曰
爾教兒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懼其禍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科甲盧質
節制橫海辟爲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
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覩
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閻
宏魯崔周度義死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賣黃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
容肅厲以從順爲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
魂宏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祕書少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列傳

五 中華書局聚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新刊分文卷一四三十一

公餘錄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奏請以顏愆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 案顏愆陳觀歐陽

史作顏衍陳周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案五代春秋作三月誅王峻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第五分文卷一百三十卷

宋徽宗于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宋徽宗于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宋徽宗于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宣和元年三月三日...

第五分文卷一百三十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暉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暉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客于縣舍爲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卽令暉見之去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郢州刺史暉隨之郡莊宗平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季興于荆南暉累爲荊州攝官旣而兄昫明宗朝爲學士遣人召歸梁漢顓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表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太府卿漢祖受命用爲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

月稅居于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曝問鬼姓氏曰李丕文曝曰君言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展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卽以手掬地豁然見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曝于西廡久之見一團火如電前來漸近卽前鬼也引曝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所託曝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曝曰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苦訊之曰齊王判官曝曰張令公爲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爲齊王余方爲列卿豈復爲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曝旣寤欲掘而視之旣而又告同僚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春朝廷以曝爲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曝嗜酒留連累日旦夕沉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

太平廣記云衛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卒于郵亭時年六十

一其年八月鄆帥齊王高行周亦夢請齊王判官得無是乎曝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衷抱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

王好文然童年疎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爲勒之于石繇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奏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爲學士未幾遷工部尙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部尙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尙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貲耳嗣子尙幼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資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贖疾猶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翌日沆方

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師恟懼之次聞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于魏鄴王羅紹威表爲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爲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判官入爲祕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尙書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有三制贈戶部尙書可復無他才惟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爲同列清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工部尙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頴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尙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卽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爲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頴登甲科

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
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周初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
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有三子億
仕皇朝為殿中丞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文炳長與中進士擢第釋褐
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

闕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為學士遷中書

舍人知貢舉

玉壺清話李慶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聯薦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為第三人

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為文典
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搢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
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

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

宋史李穀傳扈

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詰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
世謂朴能薦士穀能知人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誥還第遣太醫視疾年三十有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各年二十八而卒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賈滄州南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

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縣令緯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景文集緯博學

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晉天福中入爲監撥拾殘餘爲唐年補錄數十萬言敘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
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緯常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

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
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
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
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瑩
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
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輦言唐朝
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己崧曰與公
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敕修唐史緯
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
誥緯長于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
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
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缺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
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儼修漢

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而褻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錠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旣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旣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趙延乂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

古黔中經略判官父温珪仕蜀為司天監温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又少以家法仕蜀由廢為奉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又世為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鑿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並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又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為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滿達勒為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又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既去還

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歐陽史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

師召延又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又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錡第欲

誅其族聞延又言悚然延又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又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又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

沈遵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遵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扈從南征遇疾歸及京而卒遵爲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牒刺篇詠出入于內臣之門由是浪得虛譽時人目之爲李羅隱累爲藩鎮從事入拜左補闕歷刑部兵部員外郎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賂謫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爲甚難之峻

曰此人如或辱命謹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資于人廣備行李及即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讜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為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中其庸誕也如此

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卻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

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

性陰賊奸謀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

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妄執杖驅出之大

為時輩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秘書省著作佐郎

南唐書云豆盧革為相雅知忌辟為

判官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幕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

數騎自隨巡行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

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歐陽史云安重誨惡晟以為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會同惡

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叛亡即以偽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偽尊楊浦為

讓皇之冊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歷偽任財貨邸第頗適

其意晟以家妓甚眾每食不設食机令眾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

臺盤其自養稱愜也如是

南唐書忌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

禦適忌聞行在東門聞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

江左驚窘李景偽署晟為司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之賜與

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江南事晟但

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為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

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奸謀當時將校

無不驚駭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
 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指承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規
 而知之因密令人賈蠟書遺重進勸為不軌重進以其蠟書進呈世宗覽之皆
 斥讎反間之言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下獄與
 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南唐書云世祖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
 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忘怡然整衣索笏東
 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實
 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
 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鈞磯立談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
 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金陵一坏土餘非所知
 也及將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
 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周列傳十一王延傳改少傅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賈文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

中書舍人宋史賈昌朝傳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宋祁景文集又

作漢周間中書舍人據此傳緯仕漢周末嘗再爲舍人疑景文集誤

趙延乂傳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孫晟傳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案孫晟一名忌

南唐書云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

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虱追者乃捨去是以晟

爲秦王賓客而出亡也與是書異歐陽史從是書

滿達勒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一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爲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博野軍留於鳳翔時鄭畋理兵於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尙讓之衆於龍尾坡以功爲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光啓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大順二年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特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旣而逐

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
爲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卽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奸邪者
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于是隳焉昭宗性英俊不任其偏欲加討伐乾寧初
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
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君遂李周潼等謝之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
闕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沮
其事表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
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
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
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于河中旣還留其
假子繼鵬宿衛卽閻珪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
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晟迫車駕幸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
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守大內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

略制之繼鵬與景宣中尉駱全權因燔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登承天門樓避
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鵬率衆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鵬彎弧大呼矢
拂御衣中樓桷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繼鵬卽縱火攻宮門昭宗詔諸王謀其
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啓夏門
出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
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
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
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
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
軍于闕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
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闕大掠坊
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爲丘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
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尙書令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

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允召梁祖引四鎮之兵屯于岐下重溝復壘圍守三年茂貞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汴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即斬韓

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殫盡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

書令許之

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梁祖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

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及梁祖建號茂貞與

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

王府署天官目妻為皇后鳴鞘掌扇宣詞令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

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

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訴者茂

貞曰喫令公一椀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

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眾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

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矣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爲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曠來朝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諡曰忠敬子從曠嗣從曠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諮議參軍賜緋魚袋尋還領彭州副使鳳翔衙內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曠入覲制加從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曠至華下聞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曠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曠等世聯宗屬任重藩

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敘俾
 煥成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于曠昶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
 南郊從曠入覲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帝起兵
 于岐下盡取從曠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發離岐城吏民扣馬乞以從曠為
 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以從曠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
 封秦王岐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
 開運三年冬卒于鎮年四十有九從曠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
 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于皇后宮時以為佞但進退間雅慕士大夫之
 所為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鎮于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
 會以賞之客有困于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答責先人
 泝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
 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

五代史補李曠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
 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為鳳

翔節度因生辰鄰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矧陋且
 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曠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

事魏博使時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從昶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光中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曦爲涇州兩使留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卽位改鎮三峯累官至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覲以恩加檢校太傅俄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爲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昶生于紉綺少習華侈以逸遊讌樂爲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爲賞曾無虛日復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黎通五天竺語爲士人所歸從昶凡歷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安之亦將門之令嗣也弟從照歷隴州刺史諸衛大將軍卒

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爲鳳翔都將茂貞表爲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勳兵屯岐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勅潛率勁兵襲下鄜

州盡俘其家茂勳遂歸于梁改名周彝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中爲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強縣時有一民縫城而出茂勳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勳踣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遷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于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降爲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勳天成初以疾卒于洛陽

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遷都押衙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爲李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爲節度使萬興爲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旣弑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關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爲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款于汴梁祖以萬興爲鄜延招撫使與劉知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

等州梁祖乃分四州爲二鎮以萬興萬金皆爲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二月卒于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允韜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興卒允韜自理所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爲右龍武統軍未幾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于任年四十二詔贈太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借兵以窺靈武且圍牧圍之地知俊乃率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于靈州遜竭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于爲理部民請立生祠堂于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

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于鎮

洙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為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將軍尙貽敏等上言洙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一品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合加階乃授洙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洙卒朝廷以其弟澄為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前磁州刺史康福為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涼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温池榷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為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為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為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

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號王子彝超

嗣

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衙遷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爲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旣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

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起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卽乍當于移易宜普示于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總萬幾惟宏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旣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曠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曠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恡朔方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惟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曠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冲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十五

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
舍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
未放赴任明宗遣閣門使蘇繼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
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
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
餘騎薄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
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
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弟彝興襲其
位

彝興本名彝殷皇朝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既卒時彝興爲夏州行
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唐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
尉同平章事末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
亂爲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

繫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構之彝興為之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德五年秋卒于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叡繼其位其後事具皇朝日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唐高祖開文入聖正果矣讀情機于謀及於血無謂

文以重數因案論要奇之不及為對開天下言容如圖報又四面深厚將若其

受升符對國也又之於士民應職且中登微龍外並曰庶請小為不為之

不知何故國法重關開封道繼意微歸對之正民之俗豈能軍至海不與不

合云其半夏四月毒賊土言奉請封英朕曾幾曰以受恩命給三軍以封勳

有人歸對矣於其伏出符命在然毒夜亦非命也余亦恐必積六令歸以度亦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世襲列傳一李茂貞傳捧日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是書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李茂勳傳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檐擊茂勳踣于地 案通鑑攷異引唐餘錄云
袁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勳蓋傳聞之異辭也附識于此

高萬興傳五年冬敬瑋卒 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拓拔思恭 案思恭歐陽史作思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世襲列傳第二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及後唐莊宗卽位避其廟諱改焉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梁祖以季興爲牙將漸能騎射唐天復中昭宗在岐下梁祖圍鳳翔日久衆議欲班師獨季興諫止之語在梁祖紀中旣而竟迎昭宗歸京以季興爲迎鑾毅勇功臣檢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從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遷潁州防禦使梁祖令復姓高氏擢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互集井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流民歸復梁祖嘉之乃授節鉞梁開平中破雷彥恭于朗州加平章事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遂厚斂于民招聚亡命自後僭臣于吳蜀梁氏稍不能制焉因就封渤海王嘗攻襄州爲孔勅所敗及莊宗定天下季興來朝于洛陽加兼中書令時論多請留

之郭崇韜以方推信義于華夏請放歸藩季與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洎至荆南謂賓佐曰新主百戰方得河南對勳臣誇手抄春秋又豎手指云我于指頭上得天下如此則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遊獵旬日不回中外之情其何以堪吾高枕無憂矣乃增築西面羅城備禦敵之具時梁朝舊軍多為季興所誘由是兵眾漸多跋扈之志堅矣明年冊拜南平王魏王繼岌平蜀盡選其寶貨浮江而下船至峽口會莊宗遇禍季興盡邀取之明宗即位復請夔峽為屬郡初俞其請後朝廷除刺史季興上言稱已令子弟權知郡事請不除刺史不臣之狀既形詔削奪其官爵天成初命西方鄴興師收復三州又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總兵圖荆南以問其罪屬霖潦班師三年冬季興病脚氣而卒其子從誨嗣立累表謝罪請修職貢由是復季興官爵謚曰武信

從誨初仕梁歷殿前控鶴都頭鞍轡庫副使左軍巡使如京使左千牛大將軍荆南衙內都指揮使領濠州刺史改歸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傅初季興之將

叛也從誨常泣諫之季興不從天成三年冬季興薨從誨乃上表謝罪復修職貢明宗嘉之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兼侍中長興三年加檢校太尉應順中封南平王清泰初加檢校太師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六年襄州安從進反王師攻討從誨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尚書令從誨上章固讓朝廷遣使敦勉竟不受其命時有術士言從誨年命有厄宜退避寵祿故也及契丹入汴漢高祖起義于太原間道遣使奉貢密有祈請言俟車駕定河汴願賜郢州爲屬郡漢祖依違之及入汴從誨致貢求踐前言漢高祖不從從誨怒率州兵攻郢州旬日爲刺史尹實所敗自是朝貢不至從誨東通于吳西通于蜀皆利其供軍財貨而已未年以鎮星在翼軫之分乃釋羅紈衣布素飲食節儉以禳災咎尋令人祈託襄州安審琦請歸朝待罪朝廷亦開納之漢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詔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嗣位至荆南節度使守太傅中書令封南平王皇朝建隆元年秋卒諡曰貞懿其諸將之倚任者則有王保義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少爲縣吏粗暴無行習騎射敢鬪擊劉仁恭之

子守奇善射惟去非許以爲能守奇以兄守光奪父位亡入契丹又自契丹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敢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敢曰河東小劉郎領軍來爲父除兇爾何敢拒守奇免胄勞之行敢遙拜卽開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莊宗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以得非己力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素有君臣之分宜往依之介福萬全矣守奇乃奔梁梁以守奇爲滄州留後以去非爲河陽行軍司馬時謝彥章移去非爲郢州刺史及莊宗平河洛去非乃棄郡歸高季興爲行軍司馬仍改易姓名自是季興父子倚爲腹心凡守藩規畫出兵方略言必從之乾祐元年夏高從誨奏爲武泰軍節度留後依前荆南行軍司馬加檢校太尉後卒于江陵

保勛季興之幼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世時或因事盛怒左右不敢竊視惟保勛一見季興則怒自解故荆人目之爲萬事休皇朝建隆四年春卒是歲荆門

之地不為高氏所有則萬事休之言蓋先兆也

時荆南成納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拜中

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姬乘燭王

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姬乘燭王

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有裂土王

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高從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耶為性不寬厚雖爾季

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而高從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耶為性不寬厚雖爾季

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亦封

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廷且知從誨忠使亦封

夜誤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妊行遲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崩而壓妾身

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適夢大崩而壓妾身

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擊之行後生從

誨然難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祿若公不以進孤

陋令陪軍中未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觀戰二十餘年卒為今上所滅以為不

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觀戰二十餘年卒為今上所滅以為不

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下稱讎敵血戰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以為不

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雖相繼慶然

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天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慶然

不過子弟與將吏來遠臣恐與躬自入覲下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

反欲留之何以來遠臣恐與躬自入覲下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

動謂吏曰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

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于

是斬關而去既而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

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實大加復遣夏魯奇房知温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欲開城出戰震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見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幾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効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後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于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于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深遂辭居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己交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眠蓋以寫其高尚之趣也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少為木工及蔡賊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

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于宣州殷隨別將劉建峯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

州建峯盡有湖南之地遂自為潭帥頃之建峯為部下所殺潭人推行軍司馬

張佶為帥時殷方統兵攻邵州佶曰吾才不及馬殷即牒殷付以軍府事殷自

邵州還軍犒勞將士誅害建峯者數十人自為留後久之朝廷命為湖南節度

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唐天復中楊行密急攻江夏杜洪求援于荆南成汭舉

舟師援之時禮朗節度使雷彥恭乘汭出師襲取荊州載其寶貨焚毀州城而

去彥恭東連行密斷江嶺行商之路殷與高季興合勢攻彥恭于澧朗數年擒之盡有其地乃以張佶爲朗州節度使由是兵力雄威殷于梁貞明中爲時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師兼中書令封楚王又上章請依唐秦王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唐同光初首修職貢復授太師兼尙書令楚王天成初加守尙書令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有八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謚曰武穆子希聲嗣初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覩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則知人之貴者必有陰物護之豈偶然哉

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

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

後故鑄銅柱以繼之案此傳有闕文馬希範宗廣希範傳全篇俱佚五代史補高

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數奏敏速乃拊其

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此耶希範

天居常嫉用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王曰兵權也蓋遭此

計必至破滅今汝族滅正落其軍中慎勿言也希範識者穆之不決禍在朝夕因

使行陣至外皆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激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

方起自內至外皆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激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

晦中見郁僚屬于所謂之裏其差皆類也故莊宗未幾節度判官

置天策府僚屬于所謂之裏其差皆類也故莊宗未幾節度判官

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徐澧州觀察判官彭繼武平軍節度判官李順軍

徐中雅靜江府觀察支使彭繼武平軍節度判官李順軍

記衛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武平軍節度判官李順軍

舉武安軍節度觀察支使彭繼武平軍節度判官李順軍

麗者即有九龍金華等殿之襲人其費塗也皆此類初教令既下石每僚吏

而用砂非致但覺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積如邱陵于是收

丹推之欣然當曰矣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騎將使希範受契丹冊命趨

恥之因謂希範曰矣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騎將使希範受契丹冊命趨

京師誅仇敵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略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怏怏

劉言本朗州之牙將也初馬氏舉族爲江南所俘朗州無帥衆乃推列校馬光惠爲武平軍留後光惠署言爲副使既而光惠耽荒僭侈軍情不附遂行廢黜以言代光惠爲留後時周廣順二年秋也言既立北則遣使奉表于周太祖東亦上章于江南李景求正授旄鉞景末之許時邊鎬據湖南潛遣人齎金帛說誘武陵谿洞諸蠻欲合勢以攻朗州會李景降僞詔徵言赴金陵言懼不從僞命以其年冬十月三日與其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都指揮使周行逢等同領舟師以襲潭州九日攻拔益陽寨殺淮軍數千人十三日至潭州城下是夕邊鎬領其部衆棄城東走進逵敬真遂入據其城言乃遣牙將張崇嗣奉表于周太祖且言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乞移使府于朗州從之詔升朗州爲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廣順三年春正月制以言爲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又以王進逵爲武安

軍節度使何敬真爲靜江軍節度使並檢校太尉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言遣何敬真率軍南擊廣賊敬真失律奔歸潭州爲王進遠所殺其年秋進遠奏劉言與淮賊通連差指揮使鄭玟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玟爲軍衆所執奔入武陵劉言尋爲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周太祖詔劉言宜勒歸私第委王進遠取便安置言尋遇害朝廷乃正授進遠朗州節制顯德元年秋制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周行逢爲鄂州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加檢校太尉三年春正月世宗將伐淮甸詔進遠率兵入江南界二月進遠準詔而行仍遣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爲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回戈以襲朗州進遠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遽攻其城進遠敗爲叔嗣所殺遣人詣潭州請周行逢至朗州斬叔嗣于市其年秋七月制以行逢爲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使加兼侍中自是潭朗之地遂爲行逢所有皇朝建隆初就加中書令四年行逢卒三軍立其子保權爲帥未幾朗軍亂求救于朝廷及王師平定荆湖保權入朝由是湖湘之地盡爲王土矣

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爲事唐乾符中事於潛鎮將董昌爲部校屬天下喪亂黃巢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閭里董昌聚衆恣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八縣每縣召募千人爲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黃巢之衝要時有劉漢宏者聚徒據越州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寶自稱留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政委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回戈攻潤州擒薛朗江浙平董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己爲杭州刺史唐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爲浙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捍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久之李鋌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爲鎮海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于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乃于越州自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命鏐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

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旣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等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天復中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頽謀襲杭州田頽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頽遁走鏐于臨安故里興造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威萬夫羅列其父寬每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卽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爲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鏐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爲尙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守尙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爲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羣臣咸言玉簡金字惟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已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

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姦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爲鏐陳情崇韜僂俛從之鏐乃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命所居曰官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僭大朝百僚之號但不改年號而已僞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明宗卽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與重誨書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敘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于兩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行舞蹈之禮及回副使韓玟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帥尙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陳敘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瓘等復遣使自淮南間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臣鏐爰自乾符之歲便立功勞至于天復之初已封茅土兩殄稽山之僭僞頻叨鳳詔之褒崇賜鐵券而礪岳帶河藏清廟而銘鐘鏤鼎歷事列聖竭誠累朝罄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羣后之先赤豹黃羆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勳勩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誠臣兄弟

曰汝等諸子須記斯言父老起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勤遂蒙聖主之疇庸獲忝真王之列壤恆積滿盈之懼豫懷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既逾于五等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況手殲妖亂親覩興亡豈宜自爲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國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袂鴈序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濟陰歸邱梁苑稱尊所在英雄遞相倣效互起投龜之詬皆興逐鹿之謀惟臣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啓土封王自守諸侯之土守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金印恩加曲阜營邱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強名之改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禮儀有失尙蒙赦宥未寘典刑敢不投杖責躬負荆請罪且爽爲臣之禮誠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詔而神魂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濬哲文思含宏光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旣容能改之非許降自新之恕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足深機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盟十翻九覆縱

敵已逾于三紀弭兵纔僅于數年諒非唇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書責問合陳本末端由布在衆多寧煩覲縷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同近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儻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齊攻必致先登庶觀後效橫秋鷗鷺祇待指呼躍匣蛟龍誓平讎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鋌決副天威冀明臣節伏以臣父王鏐已于汎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丹誠高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修貢賦于梯航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春已具表章未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瀝懇難通伏乞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功方顯忠臣之節臣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投之至謹遣急脚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之乃降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未幾又詔賜上表不名

五代會要載長興二年四月詔

曰周榮呂望有尙父之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統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緡禮其錢鏐宜賜不名

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刹

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鏐

學書好吟詠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依鏐爲參佐鏐常與隱唱和隱好譏諷嘗戲爲詩言鏐微時騎牛操槌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季年荒恣然自唐朝于梁室莊宗中興已來每來揚帆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鏐以長興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于簡冊贈典旣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令所司定謚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謚曰武肅鏐初事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尙剛烈時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前流鏐不悅以爲譏己尋害之迨于晚歲方愛人下士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飾比于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言請爲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生祠堂碑以賜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名王也

元瓘鏐第五子也起家爲鹽鐵發運巡官表授尙書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中本州裨校許再思等爲亂構宣州節度使田頽頽領兵奄至鏐擊敗再思與頽通和頽要盟于鏐鏐徧召諸子問之曰誰能爲吾爲田氏之壻者例有難色時元瓘年十六進曰惟大王之命由是就親于宣州唐天祐初承制累遷檢校尙書左僕射內衙都指揮使數年之間伐叛禦寇大著勳績梁貞明四年夏鏐大舉伐吳以元瓘爲水戰諸軍都指揮使戰棹抵東洲吳人以舟師拒戰元瓘爲火筏順風揚灰以盆之白晝如霧吳師迷方遂敗之擒軍使彭彥章并軍校七十餘人得戰艦四百隻吳人知不可校通好于鏐以功奏授鎮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司徒梁末遷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後唐同光初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鎮東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時鏐自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守尙書令吳越國王及鏐爲太師致仕元瓘累貢章疏乞復舊號唐明宗許之鏐旣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于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謂之曰余病不起兒皆愚懦恐不能爲爾帥與爾輩決矣帥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

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鎮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卽出符鑰數篋于前謂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鏐薨遂襲父位唐長興四年遣將作監李鱗起復元瓘官爵又命戶部侍郎張文寶授兼尙書令清泰初封吳王二年封越王天福元年賜金印三年封吳越國王五年加天下兵馬元帥六年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其年夏有疾秋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于他所其燄皆隨而發焉元瓘因驚悸發狂以是歲八月二十四日薨年五十歲諡曰文穆元瓘初聰敏長于撫馭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爲軍民所附然奢僭營造甚于其父故有回祿之災焉元瓘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命曰錦樓集浙中人士皆傳之子佐爲嗣

佐字元祐元瓘薨遂襲其位晉天福末制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越王仍篆玉爲冊以賜之前代玉冊冊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于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時以建安爲淮寇所攻授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佐尋遣舟師進討淮人大敗以功加守太師漢高祖入汴佐首獻琛畫表率東

道漢祖嘉之授諸道兵馬都元帥佐居列土凡七年境內豐阜祖父三世皆爲元帥時以爲榮漢初以疾卒于位諡曰忠獻佐幼好書性溫恭能爲五七言詩凡官屬遇雪月佳景必同宴賞由此士人歸心其班品亦有丞相已下名籍而祿給甚薄罕能自濟每朝廷降吏則去其僞官或與會則公府助以僕馬處事齷齪多如此類然航海所入歲貢百萬王人一至所遣至廣故朝廷寵之爲羣藩之冠佐有子昱年五歲未任庶務乃以其弟侖襲位

侖性明敏嚴毅未立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頗不平之乃密與親軍謀去侖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侖闔戶以拒之左右與之格鬪盡爲進思所殺遂遷侖于別館以甲士送幽于衣錦軍立侖異母弟俶爲帥其年夏四月進思疽發背而卒越人快之以爲陰靈之誅逆也

俶元瓘之子侖之異母弟也侖旣爲軍校所幽時俶爲温州刺史衆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

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

令吳越國王皇朝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大元帥其後事具皇朝日歷五代史補錢鏐

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

白土大書于門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爲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數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

兒嬉于側墜下錢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傲舉族入朝因而國

除傲年屬丑爲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

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皆善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

曰可治然大主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地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

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

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僧契盈閩中

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游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浪亭時潮水初

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
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
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史臣曰自唐末亂離海內分割荆湖江浙各據一方翼子詒孫多歷年所夫如
是者何也蓋值諸夏多艱王風不競故也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
王師以遠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篠簜咸遵作貢之文江漢睢章盡

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有歸人寰允洽故也惟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

...

...

...

...

...

...

...

...

...

...

...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世襲列傳二高季興傳至襄州酒酣謂孔勅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回二錯
案歐陽史作季興謂梁震語與是書作孔勅異

高從誨傳乾祐元年冬十一月以疾薨于位 十一月歐陽史作十月

高保勳傳皇朝建隆四年春卒 四年歐陽史作三年十一月

馬殷傳許州鄆陵人也 案通鑑作扶溝人歐陽史從是書

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于位時年七十八 案歐陽史作長興元年殷卒年

七十九

馬希範傳谿州洞蠻彭士愁 士愁原本訛士秋今據歐陽史及通鑑改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書五升庚卷一百三十三

孫承澤讀史通論卷五十一 士族系本指士姓今對烟罰吏及衙門吏五

十六

長樂二年十一月十日 案于幼報年十八 案烟罰吏計長樂元年烟罰年

孫承澤讀史通論卷五十一 案既嚴計并移入烟罰吏計長書

孫承澤讀史通論卷五十一 四半烟罰吏計三年十一月

高宗朝烟罰吏計年多十一月以寒暑計 十一月烟罰吏計十月

案 案烟罰吏計年與烟罰吏計與長書計并傳是

世宗朝烟二書季與前三年以烟罰吏計年日具年有二說來陳一說來回二

書五升庚卷一百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一

楊行密廬州人少孤貧有膂力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

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

北夢瑣言鄭綮嘗與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

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

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

行密乃自募百餘人皆虓勇無行者殺都將自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付之而

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

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卻乃乞

師于宣州秦彥且言事克之日願以揚州帥之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

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秦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

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于廬州及城陷行

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于外至是委質于行密行密

攻廣陵營于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其壁自是不復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于幽所少長皆死同坎瘞于道院北垣下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陷略盡十月城陷秦畢走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飢民卽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時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于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錠瘞于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于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大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梁祖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使于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梁祖于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

璠等還卽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于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于廬江十一月梁祖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于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盡得孫儒之衆自光啓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革競起八州之內鞠爲荒榛園幅數百里人煙斷絕行密旣併孫儒乃招合遺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以圖霸道所得孫儒之衆皆淮南之驍果也選五千人養于府第厚其衣食驅之卽戰靡不爭先甲冑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乃降制授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宏農郡王食邑三

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四年梁祖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以爲將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錢浙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于梁梁祖遣朱友恭率部騎萬人渡江取便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梁師至卽棄郡南渡固守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翟章并淮軍三千餘人獲馬五百匹淮人大恐八月梁祖遣葛從周領步騎萬人自霍邱渡淮遣龐師古率大軍營于清口淮人決堰縱水流潦大至又令朱瑾率勁兵以襲汴軍汴軍大敗師古死之葛從周聞師古之敗自濠梁班師至淝河爲淮人所乘諸軍僅得北歸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乞師于淮南行密遣將王景仁率師二萬以援之攻討密州七月梁祖大破師範及景仁之衆景仁遁還追至輔唐殺數千人進取密州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梁祖率軍抵霍邱略地于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節度使

杜洪戮于揚州市梁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頴俱爲行密所併三年行密以疾卒于廣陵及其子渭僭號僞追尊爲太祖武皇帝

渥字奉天行密長子也行密卒渥遂襲僞位自稱吳王委軍政于大將張顥渥性猜忌不能御下天祐五年六月渥爲顥所殺顥將納款于梁遂自稱留後委別將徐溫握兵柄居無何溫復殺顥立行密次子渭爲主及渭僭號僞追尊爲景帝

渭渥之弟也旣立政事咸委于徐溫時溫爲鎮海軍節度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乃于上元縣置昇州盛開幕府自握兵柄于上流其子知訓等于揚州居以秉政凡十餘年溫乃冊渭爲天子國號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渭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渭僭號凡三年而卒諡爲惠帝

溥行密幼子也初封丹陽王渭卒徐溫乃推溥爲主後僭僞號唐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于洛陽十二月溥遣使章景來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箋表明年八月又遣其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簡太后

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偽號稱藩于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明宗篡嗣溥復遣使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貢遣之

唐天成二年十月徐溫卒追封為齊王溫之養子李昇代溫佐輔秉政數年位至太尉中書令錄尚書事襲封齊王偽加九錫晉天福二年溥不得已遜位于昇昇遷溥于潤州築丹陽宮以處之溥自是服羽衣習辟穀之術年餘以幽死

昇又遷其族于海陵吳人謂其居為永寧宮周顯德中李景聞周師渡淮慮楊氏為變使人盡殺之自唐大順二年行密始有淮南之地至溥遜位凡四十七

年而亡五代史補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稜修好于行密元稜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其女妻之遽命

頌罷兵初頌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頌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識之于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

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兩為舞零下加皿為盤孟左加玉為珎玉

加邑為邛地使者取亡字讎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艸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邛左加心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嬉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果班師先

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箇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李昇本海州人僞吳大丞相徐溫之養子也溫字敦美亦海州人初從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起師于廬州漸至軍校唐末青州王師範為梁祖所圍乞師于淮南楊行密發兵赴之溫時為小將亦預其行師次青之南鄙師範已敗淮兵大掠而還昇時幼穉為溫所擄溫愛其慧黠遂育為己子名曰知誥天祐初行密卒其子渥嗣會左衛都指揮使張顥殺渥欲歸命于梁溫謂顥曰此去梁國往復三千里不月餘事不成軍國未有主無主將亂不如有所立徐圖其事顥然之乃立渥弟渭為帥溫尋殺顥渭授溫常州刺史檢校司徒溫留廣陵遣昇知州事是歲唐天祐五年也七年丁母憂起復授檢校太尉温州刺史充本州團練觀察使八年宣州叛溫與都將柴再用討平之加同中書平章事充淮南行軍司馬內外馬步都指揮使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十二年八月溫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政事加溫鎮海軍管內水陸馬步軍都軍使兼寧國

軍節度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時昇爲溫屬郡昇州刺史乃大理郡解溫表移其府于金陵僞授昇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鎮海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昇爲鎮海軍節度副使行潤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十五年知訓授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通判軍府事居無何知訓爲大將朱瑾所殺溫以昇代知政事明年溫冊楊渭爲天子僭稱大吳改唐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十八年渭死溫聞之自金陵馳歸揚州夜入廣陵議有所立或有希溫旨言及蜀先主遺命諸葛亮之事溫厲聲曰若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矣無得異議由是羣心乃定遂迎丹陽王溥于潤州以其年六月十八日卽僞位改元爲順義自是溫父子愈盛中外共專其國楊氏主祭而已溫累官至竭忠定難建國功臣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宣歙池等州管內營田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金陵尹東海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五百戶僞順義七年改乾貞元年卽後唐天成二年其年十月二十三日溫卒僞贈大元帥追封齊王諡曰忠武昇前夢溫負登山逾年溫卒昇乃僞授輔政興邦

功臣知內外左右事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宣城公昇自平朱瑾之亂遂執吳政天成四年僞吳改太和元年是歲昇出鎮金陵尋封東海王至清泰二年改天祚元年其年以金陵爲齊國封昇爲齊王乃追謚溫爲忠武王廟號太祖昇又進位太尉錄尚書事留鎮金陵以其子景總政于揚州未幾僞加昇九錫建天子旌旗改金陵爲西都以揚州爲東都昇開國依齊梁故事用徐玠爲齊國右丞相宋齊邱爲左丞相以爲謀主僞吳天祚三年楊溥遜位于昇國號大齊改元爲昇元建都于金陵時晉氏天福二年也昇乃冊楊溥爲讓皇其冊文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尙思元宏古讓皇云仍以其子遙領平盧軍節度使遷于海陵昇自云唐明皇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明皇幸蜀詔以璘爲山南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採訪等使璘至廣陵大募兵甲有窺圖江左之志後爲官軍所敗死于大庾嶺北故昇指之以爲遠祖因還姓李氏始改名昇國號大唐尊徐溫爲義祖昇僭位凡七年子景立

景本名顥及將臣于周以犯廟諱故改之昇之長子也

鈞磯立談云烈祖一日晝寢夢一黃龍出殿之

西楹矯首內向如窺伺狀烈祖驚起使人偵之顧見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動靜於是立嫡之意遂決

昇卒乃襲偽位改元為

保大以仲弟遂為皇太弟季弟達為齊王仍于父樞前設盟約兄弟相繼景僭

號之後屬中原多事北土亂離雄據一方行餘一紀其地東暨衢婺南及五嶺

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廣袤數千里盡為其所有近代僭竊之地最

為強盛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為中國之患自固偷安之計

南唐書云契丹遣二使來告曰晉少

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主嗣主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

敢拜命之辱

周顯德二年冬世宗始議南征以宰臣李穀為前軍都部署是冬周師

圍壽春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大敗淮寇于正陽遂進攻壽州尋又今上敗何

延錫于渦口擒皇甫暉于滁州景聞之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等奉表于世

宗乞為附庸之國仍歲貢百萬之數又進金銀器幣及犒軍牛酒未幾又遣其

臣孫晟王崇質等奉表修貢且言景願割濠壽泗楚光海等六州之地隸于大

朝乞罷攻討世宗未之許時李德明等見周師急攻壽春慮不能保乃奏云寬

臣等五日之誅容臣等自往江南取本國章表舉江北諸州盡獻于大朝世宗許其行久之德明等不至乃權議回變惟留偏師數千圍守壽春而已四年春世宗再駕南征三月大敗江南援軍于紫金山尋下壽州乃命班師是歲冬十月世宗復臨淮甸連下濠泗二郡進攻楚州明年春正月拔之遂移幸揚州駐大軍于迎鑾將議濟江景聞之自謂亡在朝夕乃謀欲傳位其世子使稱藩于

周

南唐書正月改元交泰

遣其臣陳覺奉表陳情且順世宗之旨焉覺至世宗召對于御

幄是時江北諸州惟廬舒蘄黃四郡未下世宗因謂覺曰江南國主若能以江北之地盡歸于我則朕亦不至窮兵黷武覺聞命欣然即遣人過江取景表以廬舒蘄黃等四州來上乞畫江爲界仍歲貢地征數十萬世宗許之乃還京自是景始行大朝正朔上章稱唐國主臣景累遣使修貢亦不失外臣之禮焉皇

朝建隆二年夏景以疾卒于金陵時年四十六以其子煜襲爲位其後事具皇

家日歷

五代史補李昇本爲徐溫所養溫殺張顛權出于己自稱大丞相中書

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爲丞相昇爲潤州節度昇始爲宣州

忽得潤州甚快快將白溫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爲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

以亂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
 都立火待徐溫至且喜即怒謂昇曰猶幸汝知政事以不然吾家善將去矣
 汝于兄弟中大有歸之者即徐溫卒未幾而李蓋言昇所有一且自是江南童謠云
 內海外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溫望也李蓋言昇所有一且自是江南童謠云
 東海外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溫望也李蓋言昇所有一且自是江南童謠云
 君爾初通貫時齊志徐融在坐舉雪天大酒酣出紛紛便須借雪取古人名
 仍辭通貫時齊志徐融在坐舉雪天大酒酣出紛紛便須借雪取古人名
 展過街自是須與融意齊融在坐舉雪天大酒酣出紛紛便須借雪取古人名
 投于江自是須與融意齊融在坐舉雪天大酒酣出紛紛便須借雪取古人名
 落魄父卒且家囊蕩無備已窮悴計無所出但逆旅為門而南將素好數日齊
 邱欲謁之且家囊蕩無備已窮悴計無所出但逆旅為門而南將素好數日齊
 鄰房有散樂女尚幼齊邱乃以才何數日不齊邱為實告女數日齊
 甚小秀才何吝一幼齊邱乃以才何數日不齊邱為實告女數日齊
 略曰其學武無成攻文志歲躡身遲皇網絕四之萬勿青山壓低氣挹宇
 頭上之輪紅日燒盡風雲加天步陵遲皇網絕四之萬勿青山壓低氣挹宇
 飛蒼走黃至其辯有鬼神之機為怒言大不即云見齊邱窘急乃更為其
 啓翼日復至其辯有鬼神之機為怒言大不即云見齊邱窘急乃更為其
 飢寒兩字洞天略曰漸加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韓熙載南仕也
 齊邱以命功遂將相乃表以散樂為妻報宿惠許之與熙載相見
 江南官至諸行或加晚相不羈女僕曲盡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常見
 或調戲或擊行或加晚相不羈女僕曲盡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常見
 復有醫人不及燒鍊僧數過因待詔不升堂賜與女僕等雜處而熙載知之雖怒
 以其大不及燒鍊僧數過因待詔不升堂賜與女僕等雜處而熙載知之雖怒
 然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爲農民唐廣明中黃巢犯闕江淮盜賊蜂起有賊帥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潮時爲縣佐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自稱刺史緒多疑忌部將有出己之右者皆誅之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其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軍至潮拜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卽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爲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潮因引兵圍彥若歲餘克之又平狼山賊帥薛蘊兵鋒日盛唐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中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潮卽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州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副審知爲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舍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邦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唐末

為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琅邪郡王梁朝開國累加中書

令封閩王王審知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

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是時楊氏據江淮故閩中與中國隔越

環邪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沒者十四五後唐莊

宗即位遣使奉貢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

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斂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同光元年審知

卒子延翰嗣為弟延鈞所殺

延鈞審知次子後唐長興三年上言吳越國王錢鏐薨乞封為吳越王不報未

幾自稱帝國號大閩改元龍啓然猶稱藩于朝廷清泰元年遇弒子昶嗣

昶嗣偽位朝廷因授昶福建節度使晉天福三年遣使貢奉至闕止稱閩王其

子繼恭稱節度使晉祖乃下制封昶為閩王改元通大後遇弒審知少子延義

嗣

延義嗣偽位改元永隆在位六年遇弒兄延政自稱帝于福州晉開運三年為

李景所滅五代史補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塔暉自稱後潮

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閩人殺嗣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稱大

閩改元龍啓其後亂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莢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

王羲之遠祖為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莢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

地唐光啓中爛柯道去霸嘗元因于壇東北隅取土其方者乃自為識藏之

壞不須結不滿一千自道孫列又曰後來是潮水蕩殃謂王潮除其禍

患以開基業也嚴逢二乍間謂陳巖逢王潮未幾而潮地審知兩世有也

封閩疆謂潮與審知也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地審知兩世有也

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于洪州節度使先大為鍾所重因入謁察傳必為

驚曰公何緣起惡意欲殺王潮否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視福

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一作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視福

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嘗為藍所知乃使人齋金帛往遺之吞號曰送之志且

數曰休咎使回腹者福也非福州之患不怡羊入屋而怕錢氏乎腹審知得之

吏無姓錢者必為孫後之憂矣至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敗

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識始應國之興衰皆冥武皇為讎敵武皇

瞻一未幾又出得沙陀部寅欲曲媚梁祖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

寅在否使不復敢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
 天徐寅指斥先帝未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
 殺徐寅耳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關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
 終身止于秘書正字且亡去將奔江西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國亂有故人任
 福州官屬恐禍及一字且亡去將奔江西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國亂有故人任
 表其人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而
 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
 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
 聞者莫不傷之黃潛在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一且饋之魚時潛方與徐寅談
 遂請代為謝箋寅接筆而成其略曰衙諸斷索纜從
 羊續懸來列在弼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史臣曰昔唐祚橫流異方割據行密以高才捷足啟之于前李昇以履霜堅冰
 得之于後以偽易偽逾六十年洎有周興薄伐之師皇上示懷柔之德而乃走
 梯杭而入貢奉正朔以來庭如是則長江之險又何足以恃哉審知僻據一隅
 僅將數世始則可方于吳芮終則竊效于尉佗與夫穴蜂并蛙亦何相遠哉五
 紀之亡蓋其幸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考證

僭偽列傳一楊行密傳乃追李璠等還 案通鑑作李璠至盱眙行密發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與是書異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案九國志行密承制授朱瑾泰寧軍節度使李承嗣振武軍節度使此云位至方伯似未明晰附識于此

楊渭傳渭渥之弟也 案渭歐陽史及通鑑皆作隆演惟是書作渭詳見通鑑考異

王審知傳以潮爲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爲副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詔授潮節度累加檢校右僕射無審知爲副事

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邦 案王審知德政碑作仲兄審邦此作審邦當以碑爲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二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于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圍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年四十九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爲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卽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舉兵屢不剋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儔十二

月破燕軍于威塞進拔媯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儔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卽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留腹心燕留德等十餘人分典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北上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三年羅宏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聞兗鄆俱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嫚罵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水瓜澗大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旣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旣絕于晉恆懼討罰募兵練衆常無虛月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留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興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爲吾言

之其悖戾如此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爲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爲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汴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輩次擄紹威守文與單可及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之左袁象先設伏于清水之右思安逆戰于繁陽城僞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于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衆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洛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至長河數百里殲尸蔽地敗旗折戟纍纍于路鎮人又邀擊于東境燕軍復敗仁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援之營于乾寧軍汴將氏叔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橋乃卑辭厚禮乞師于晉武皇遣兵逼邢洛以應之十月汴人陷瀛鄭二州晉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

復修好于晉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于長蘆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已上七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閭里爲之一空部內男子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事主繇是燕薊人民例多黥涅或伏竄而免仁恭閱衆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飢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是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掖聚室女豔婦窮極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講求法要又以堊泥作錢令部內行使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卽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擷山中草葉爲茶以邀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色其子守光烝之事洩仁恭怒

管守光謫而不齒四年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自外帥兵來援登城拒守汴軍既退守光乃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乃擄仁恭歸幽州囚于別室仁恭左右迨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讎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卽率滄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于雞蘇爲守文所敗旣而守文詐悲單馬立于陣場泣諭于衆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繫兄于別室援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克己推守文子延祚爲帥守光攜守文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一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壘土驢馬相遇食其繫尾士人出入多爲強者屠殺久之延祚力窮以城降于守光守文尋亦遇害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鐵籠盛之薪火四逼又爲鐵刷刮剔人面嘗衣赭黃袍顧謂將吏曰當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

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爲何如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略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并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薄人彼若結黨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暇縱能却敵未免生憂王但撫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馳于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光孫鶴勸守光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柏鄉之捷守光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爲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節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同遣使奉冊推守光爲尙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己仍以諸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爲尙父堅辭不獲又難推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璋等使于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尙父採訪使儀注所司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改元之事梁使曰尙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于地謂

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于夷門楊渭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矯制于岐陽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爲尙父孰當帝者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爲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以爲不可守光置斧鑕于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難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滄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誤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其肉生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命窒其口寸斬之有識爲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邊人旣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諠笑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瞳判官齊涉爲宰相史彥璋爲御史大夫僞冊之曰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蹶請遣使省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十二

月莊宗遣周德威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守光
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
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晉王至卽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單
騎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某俎上肉耳莊宗怒
之折弓爲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他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
攻莊宗登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奕將李彥暉
于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男繼珣繼方繼祚等來獻初守光城破後攜其妻
子將走關內依劉守奇沿路寒瘡足踵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于坑谷令妻祝
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
守光至席父子號泣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爲貴乃
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罪驅以班師十一年正月
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露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
俯首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爲劉黑子略無媿色莊

宗以仁恭守光徇于都城卽告南宮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小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伏誅李小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光以爲愛將守光雖凶淫出于天性然而稔惡侈毒抑亦小喜贊成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誤計小喜熒惑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訴于地下莊宗急召小喜至令證辯小喜瞋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留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勢及此生不如死卽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旣誅命判官司馬揆備鞞禮祭醜瘞于城西三里龍山下令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于武皇靈前刺心血以祭誅于鴈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劉陟卽劉龔初名陟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父謙素有才識唐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職級甚卑然氣貌殊常宙以猶女妻之妻以非其類堅止之宙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我子孫或可依之

謙後果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甚有稱譽謙之長子曰隱卽韋氏女所生也幼而奇特及謙卒賀水諸將有無賴者幸變作亂隱定計誅之連帥劉崇龜聞其才署爲右都校復領賀水鎮俄奏兼封州刺史用法清肅威望頗振唐昭宗以嗣薛王知柔石門扈蹕功授清海軍節度使詔下有府之牙將盧瑒譚玘謀不稟朝命隱舉部兵誅瑒玘以聞知柔至深德之辟爲行軍司馬委以兵賦唐昭宗命宰相徐彥若代知柔復署前職彥若在鎮二年臨薨手表奏隱爲兩使留後昭宗未之許命宰相崔遠爲節度使遠行及江陵聞嶺表多盜懼隱違詔遲留不進會遠復入相乃詔以隱爲留後然久未卽真及梁祖爲元帥隱遣使持重賂以求保薦梁祖卽表其事遂降旄節梁開平初恩寵殊厚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又命兼領安南都護充清海靜海兩軍節度使進封南海王開平四年三月卒陟隱之弟也隱卒代據其位及梁末帝嗣位務行姑息之政乃盡以隱之官爵授陟先是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源或自擅兵賦數侵廣之西鄙陟舉兵討之邕容皆敗

因附庸于陟又交州土豪曲承美亦專據其地送款于梁因正授旄鉞陟不平之遣將李知順伐之執承美以獻陟自是盡有嶺表之地及聞錢鏐冊封吳越王陟恥稱南海之號乃嘆曰中原多故誰爲真主安能萬里梯航而事僞庭乎梁貞明三年八月陟乃僭號于廣州國號大漢僞改元爲乾亨明年僭行郊禮赦其境內及改名巖陟僭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僭一方與嶺北諸藩歲時交聘及聞莊宗平梁遣僞宮苑使何詞來聘稱大漢國王致書上大唐皇帝莊宗召見于鄴宮問南海事狀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卽至初陟聞莊宗兵威甚盛故令何詞來視虛實時朝政已紊莊宗亦不能以道制御遠方南海貢亦不至自是與中國遂絕唐同光三年冬白龍見于南海改僞乾亨元年爲白龍元年陟又改名龔以符龍之瑞也白龍四年春又改大有元年是歲陟僭行藉田之禮陟之季年有梵僧善占算之術謂陟不利名龔他年慮有此姓敗事陟又改名龔龔讀爲儼古文無此字蓋妄撰也陟性雖聰辯然好行苛虐至有炮烙劓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

若據爐炭惟厚自奉養廣務華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嶺北行商或至其國皆召而示之誇其壯麗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爲蠻夷之主又呼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其妄自尊大皆此類也晉天福七年夏四月陟以疾卒凡僭號二十六年年五十四僞諡爲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玠嗣玠陟長子也初封賓王又封秦王陟卒遂襲位僞號光天玠性庸昧僭位之後大恣荒淫尋爲其弟晟等所弑在位一年僞諡爲殤帝

晟陟第二子也僞封勤王又封晉王玠之立也多行淫虐人皆患之晟因與其弟僞越王昌等同謀弑玠自立爲帝改元爲應乾又改爲乾和晟率性荒暴得志之後專以威刑御下多誅滅舊臣及其昆仲數年之間宗族殆盡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及湖南馬氏昆弟尋戈晟因其釁遣兵攻桂林管内諸郡及郴連梧賀等州皆克之自此全有南越之地周顯德五年秋八月晟以疾卒僞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是歲晟以六月望夜宴于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晟自覽占

書既而投之于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至是而卒
銀晟長子也僞封衛王晟卒乃襲僞位時年十七改元爲大寶銀性庸懦不能
治其國政事咸委于閹宦復有宮人具冠帶預職官理外事者由是綱紀大壞
先是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
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皇朝乾德五年夏爲大風所拔是歲秋銀之寢
室屢爲雷震識者知其必亡皇朝開寶三年夏王師始議南征四年二月五日
王師壓廣州銀盡焚其府庫將赴火而死既而不能引決尋爲王師所擒舉族
遷于京師皇上赦而不誅仍賜爵爲恩赦侯其後事具皇家日歷陟始自梁貞
明三年僭號歷三世四主至皇朝開寶四年凡五十五年而亡

劉崇太原人漢高祖之從弟也少無賴好陸博意錢之戲弱冠隸河東軍唐長
興中遷虢州軍校漢祖鎮并汾奏爲河東步軍都指揮使逾年授麟州刺史復
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三城巡檢使遙領泗州防禦使漢祖起義于河東
以崇爲特進檢校太尉行太原尹是歲五月漢祖南行以崇爲北京留守尋加

同平章事隱帝嗣位加檢校大師兼侍中乾祐二年九月加兼中書令時漢隱帝以幼年在位政在大臣崇亦招募亡命繕完兵甲爲自全之計朝廷命令多不稟行徵斂一方略無虛日人甚苦之三年十一月隱帝遇害朝廷議立崇之子徐州節度使贛爲主會周太祖爲軍衆所推降封贛爲湘陰公崇乃遣牙將李聿奉書求贛歸藩會贛已死唯以優辭答之周廣順元年正月崇僭號于河東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署其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判官鄭拱趙華爲宰相副使李瓌代州刺史張暉爲腹心尋遣承鈞率兵攻晉隰二州不克而退九月崇自領兵由陰地關寇晉州乞師于契丹契丹以五千騎助之合兵以攻平陽又分兵寇昭義周太祖遣樞密使王峻等率大軍以援晉絳崇聞周師至遂焚營而遁是歲晉絳大雪崇駐軍六十餘日邊民走險自固兵無所掠士有飢色比至太原十亡三四二年二月崇遣兵三千餘衆寇府州爲折德辰所破其所部岢嵐軍爲德辰所取崇自僭稱之後以重幣求援于契丹仍稱侄以事之契丹僞冊爲英武皇帝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于契

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袞合勢大舉來迫潞州顯德元年三月周世宗親征與崇戰于高平大敗之崇與親騎十數人踰山而遁中夜迷懵不知所適劫村民使爲鄉導誤趨晉州路行百餘里方覺崇怒殺鄉導者得他路而去乃易名號被毛褐張樺笠而行至沁州與從者三五騎止于郊舍寒餒尤甚潛令告僞刺史李廷誨廷誨饋盤飧解衣裘而與之每至屬邑縣吏奉食七箸未舉聞周師至卽蒼黃而去崇年老力憊伏于馬上日夜奔竄僅能支持距太原一舍其子承鈞夜以兵百人迎之而入及周師臨城下崇氣懾自固閉壘不出月餘世宗乃旋軍顯德二年十一月崇以病死其子承鈞襲僞位鈞之事跡具皇家日歷

史臣曰守光逆天反道從古所無迨至臨刑尙求免死非唯惡之極也抑亦愚之甚也劉晟據南極以稱雄屬中原之多事洎乎奕世遇我昌朝力憊而亡不泯其嗣亦其幸也劉崇以亡國之餘竊僞王之號多見其不知量也今元惡雖斃遺孽尙存勢蹙民殘不亡何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僭僞列傳二劉守光傳汴人陷瀛鄭二州 鄭原本訛鄭今據歐陽史改正

書記馬郁 馬郁原本作馬都今據是書列傳改

盡斂銅錢于大安山巔 銅錢原本作錢鑄引用錯謬今據歐陽史改正

卽殺匠石以滅其口 案莊子石乃匠者之名詞家引用泛作工匠解者非乃

紀事之文亦沿其誤殊乖史體今姑仍原文而駁正于此

劉陟傳謙之長子曰隱梁開平初封大彭郡王梁祖郊禋禮畢進封南海王

案東都事略不載隱封南海王宋史不載隱封大彭郡王與是書互有詳略

考五代會要劉隱進封南海王在開平四年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考證

卷一百三十五

...

...

...

...

...

...

...

...

...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僭偽列傳第三

王建陳州項城人唐末隸名于忠武軍秦宗權據蔡州懸重賞以募之建始自行間得補軍候廣明中黃巢陷長安僖宗幸蜀時梁祖爲巢將領衆攻襄鄧宗權遣小校鹿晏宏從監軍楊復光率師攻之建亦預行是歲復光入援京師明年破賊收京城初復光以忠武軍八千人立爲八都晏宏與建各一都校也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至山南乃攻剽金商諸郡縣得兵數萬進逼興元節度使牛勣棄城而去晏宏因自爲留後建等爲屬郡刺史不令之任俄而晏宏正授節旄恐部下謀己多行忍虐絲是部衆離心建與別將韓建友善晏宏益猜二建僞待之厚引入臥內二建懼夜登城慰守陴者因月下共謀所向謂韓建曰僕射甘言厚德是疑我也禍難無日矣早宜擇利而行韓曰善因率三千人趨行在僖宗嘉之賜與巨萬分其兵爲五都仍以舊校主之卽晉暉李師

泰張造與二建也因號曰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及僖宗還宮建等分興神策軍皆遙領刺史光啓初從僖宗再幸興元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建等素爲令孜所厚復恭懼不附己乃出五將爲郡守以建爲壁州刺史天子還京復恭以楊守亮鎮興元尤畏建侵己屢召之建不安其郡因招合溪洞豪猾有衆八千寇閬州陷之復攻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而去建播剽二郡所至殺掠守亮不能制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初于關輔破賊時與建相聞每使人勞問分貨幣軍食以給之故建不侵梓遂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憂其膠固謀于監軍田令孜曰王八吾子也彼無他腸作賊山南實進退無歸故也吾馳咫尺之書可以坐置麾下卽飛書招建建大喜遣使謂彥朗曰監軍阿父遣信見招僕欲詣成都省阿父因依陳太師得一大郡是所願也卽之梓州見彥朗留家寄東川選精甲三千之成都行次鹿頭或謂敬瑄曰建今之劇賊鴟視狼顧專謀人國邑儻其卽至公以何等處之彼建雄心終不居人之下公如以將校遇之是養虎自貽其患也敬瑄懼乃遣人止建遽修城守建怒遂

據漢州領輕兵至成都敬瑄讓之曰彼何爲者而犯吾疆理建軍吏報曰閬州
司徒比寄東川而軍容太師使者繼召今復拒絕何也司徒不惜改轍而東而
北省太師反爲拒絕慮顧梓州復相嫌間謂我何心故也使我來報且欲寄食
漢州公勿復疑時光啓三年居浹旬建盡取東川之衆設梯衝攻成都三日不
剋而退復保漢州月餘大剽蜀土進逼彭州百道攻之敬瑄出兵來援建解圍
縱兵大掠十一州皆罹其毒民不聊生建軍勢日盛復攻成都敬瑄患之顧彥
朗亦懼侵己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
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天子怒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時昭度以
建爲牙內都校董其部兵鑑戒錄云昭度以部兵置行府及王師無功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
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交不相屬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
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從而赦之且以兵威靖中原是國之本也相公盍歸朝
覲與主上畫之昭度持疑未決一日建陰令軍士于行府門外擒昭度親吏鬻
而食之建徐啓昭度曰蓋軍士乏食以以至于是耶昭度大懼遂留符節與建卽

日東還纔出劍門建卽嚴兵守門不納東師月餘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
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太師久以知聞有何嫌
恨如是困我之甚耶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但天子付以兵柄太師孤
絕朝廷故也苟太師悉心改圖何福如之又曰吾欲與八哥軍中相款如何曰
父子之義何嫌也是夜令孜攜蜀帥符印入建軍授建建泣謝曰太師初心太
過致有今日相戾旣此推心一切如舊翌日敬瑄啓關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
自稱留後表陳其事明年春制授檢校太傅成都尹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時龍紀元年也移敬瑄于雅州安置仍
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令人殺之于路令孜仍舊監軍事數月或告令孜通鳳
翔書問下獄餓死蜀檮杌云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遣殺建雄
猜多機略意常難測旣有蜀土復欲窺伺東川又以彥朗婚姻之舊未果行會
彥朗卒弟彥暉代爲梓帥交情稍怠李茂貞乘其有間密構彥暉因與茂貞連
盟關征疆吏之間與蜀人得失大順末建出師攻梓州彥暉求援于鳳翔李茂

貞出師援之建卽圍解自是秦川交惡者累年後建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于利州彥暉懼乞和請與岐人絕許之景福中山南之師寇東川彥暉求援于建建出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洎軍旋建承虛掩襲梓州擄彥暉置于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天福初李茂貞韓全誨劫遷車駕在鳳翔梁祖攻圍歷年建外修好于汴指茂貞罪狀又陰與茂貞間使往來且言堅壁勿和許以出師赴援因分命諸軍攻取興元比及梁祖解圍茂貞山南諸州皆爲建所有自置守將及茂貞垂翅天子遷格陽建復攻茂貞之秦隴等州茂貞削弱不能守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復增岐下茂貞雖常才然名望宿素與朱公力爭不足守境有餘韓生所謂入爲扞蔽出爲席藉是也適宜援而固之爲吾盾鹵耳及梁祖將謀強禪建與諸藩同謀興復乃令其將康晏率兵三萬會于鳳翔數與汴將王重師戰不利而還趙匡凝之失荆襄也弟匡明以其孥奔蜀建因得夔峽忠萬等州及梁祖開國蜀人請建行劉備故事建自帝于成都改元永平五年改元通正是年冬改元天漢又改元光天在位

十二年年七十二子衍嗣

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僞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咸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遊于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鬢然又構怡神亭以佞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人以恣荒宴或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因以社稷國政爲言言發涕流至于再三同宴佞臣潘在迎等姑奏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于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巖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旣冲駭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爲六軍使總外任宋光嗣者爲樞密使總內任洎巖至蜀光嗣等曲宴因言中國近事巖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巖傳光嗣等聞巖辯對畏而奇之及巖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驥童耳宗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卹民事君臣上下惟務窮奢其舊勳故老棄而不任

蠻蠻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深然之遂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心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于衍云唐國兵強不早爲謀後將焉救請于嘉州沿江造戰艦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硤口又選三蜀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啗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圉事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宮使魏王繼岌爲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爲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魏王統闕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晁等四人異謀熒惑臣各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災洪圖版盪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衆情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鉉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惶誠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削平兇逆梯航

垂集文軌混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

之封疆盡為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輿櫬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

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塋而獲祀實存沒

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己酉年十一月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

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偽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輿至素衣白馬牽羊草

索係首面縛銜璧輿櫬于後魏王下馬受其璧崇韜釋其縛及燔其櫬衍率偽

百官東北舞蹈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王師入成都自

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秦案以下原本殘闕據歐陽史云同光四年衍行至

族天成二年封衍順正公以諸侯葬五代史補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

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涓為從事涓好詆計建恐為所議因問曰竊

聞外議以吾會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建特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

涓曰請足下試看有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

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見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

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

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當時長安有

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杜光庭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

中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

尊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薦回詔潘尊師使其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

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後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
臣于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
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詔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
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爲天師
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
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己術稱是識者多之

孟知祥字保裔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道世爲郡校伯父方立終于邢洛節度

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在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授西川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天成中安重誨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

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于蜀洞知其利柄因獻謀于重誨請以己

爲西川監軍庶效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

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川俱至破滅川中之人其怨已深今

既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爲不暇也案此句疑有舛誤即遣人拽下階斬于階前歐陽史云李嚴

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威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

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鑑

誠錄云李嚴于天成初復來臨護孟祖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

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

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為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闐兵合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仁罕趙廷隱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二年以遂闐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應順元年以劍南東兩川節度使蜀王稱帝于蜀改元明德七月卒年六十一

案孟知祥傳永樂大典原

闕今采冊府元龜僭偽部以存梗概

景知祥之第三子也

宋朝事實云景初名仁贊揮塵餘話云景字保元

母李氏本莊宗之嬪御以賜知

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景于太原及知祥鎮蜀景與其母從知祥妻瓊華長公主同入于蜀知祥僭號偽冊為皇太子知祥卒遂襲其偽位時年十六尚稱明德元年及偽明德四年冬偽詔改明年為廣政元年是歲即晉天福三年也偽廣政十三年偽上尊號為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景舉族赴闕賜甲第于京師迨其臣下賜賚甚厚

尋冊封楚王是歲秋卒于東京時年四十七事具皇家自歷自知祥同光二年

丙戌歲入蜀父子相繼凡四十年而亡五代史補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

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袋答曰盡力不

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

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爲送死諸將兩端李鎬爲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

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

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

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于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

敗璋

史臣曰昔張孟陽爲劍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

自古坤維之地遇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入蜀

也兵力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上之平蜀也煦之以堯日和

之以舜風故比戶之民悅而從化且夫王衍之遭季世也則赤族于秦川孟景

之遇明代也則受封于楚甸雖俱爲亡國之主何幸與不幸相去之遠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文段即於此陳受徒于其宿親而後亡國之主則幸與否時矣之數語其
文以義理為本其文是與而後其在夫王治文事學世為臣表其于秦風
以與文雖無善說終亦知彼彼而於文對其意其主之手便學應其以表其
自古以來文雖無善說終亦知彼彼而於文對其意其主之手便學應其以表其
史臣曰昔魏孟康論陰陽云節氣之門者謂其氣也昔孟康論陰陽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僭偽列傳三王建傳以建爲壁州刺史 案通鑑作出建爲利州刺史蜀禱杓

作利州防禦使俱與是書異

孟景傳十一月十四日生景于太原 案花蕊夫人宮詞云法雲寺裏中元節

又是官家降誕辰是景以七月十五爲生辰也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考證

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六

又其書... 卷一百三十六

孟... 卷一百三十六

... 卷一百三十六

... 卷一百三十六

... 卷一百三十六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外國列傳第一

契丹者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本鮮卑之舊地也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前史載之詳矣唐咸通末其王曰錫里濟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沁丹者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郡達靺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寢盛有時入寇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卽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仁恭季年荒恣出居大安山契丹背盟數來寇鈔時劉守光戍平州契丹實里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實里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沁丹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能犯塞及沁丹政衰有別部長耶律安巴堅最推雄勁族帳漸盛遂代沁丹爲主先

是契丹之先大賀氏有勝兵四萬分爲八部每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爲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堅爲主乃怙強恃勇不受諸族之代遂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後唐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于雲中東城大具享禮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之曰唐室爲賊所篡吾欲今冬大舉弟可以精騎二萬同收汴洛安巴堅許之賜與甚厚留馬三千匹以答貺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間擄之武皇曰逆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自亡之道也乃盡禮遣之及梁祖建號安巴堅亦遣使送名馬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未服卿能長驅精甲徑至新莊爲我翦彼仇讎與爾便行封冊莊宗初嗣世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劉守光末年苛慘軍士亡叛皆入契丹洎周德威攻圍幽州燕之軍民多爲所寇掠旣盡得燕中人士教之文法由是漸盛十三年八月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于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

文進爲衆所迫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于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
文進不利乃奔于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周德威率兵三萬以討之北騎援新州
德威爲其所敗殺傷殆盡契丹乘勝攻幽州是時或言契丹三十萬或言五十
萬幽薊之北所在北騎皆滿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將兵救幽州遂解其
圍語在莊宗紀中十八年十月鎮州大將張文禮弒其帥王鎔莊宗討之時定
州王處直與文禮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復引契丹爲援十二月安巴堅傾塞
入寇攻圍幽州李紹宏以兵城守契丹長驅陷涿郡執刺史李嗣弼進攻易定
至新樂渡沙河王郁遣使告急時莊宗在鎮州行營聞前鋒報契丹渡沙河軍
中咸恐議者請權釋鎮州之圍以避之莊宗曰霸王舉事自有天道契丹其如
我何國初突厥入寇至于渭北高祖欲棄長安遷都樊鄧太宗曰獫狁孔熾自
古有之未聞遷移都邑霍去病漢廷將帥猶且志滅匈奴况帝王應運而欲移
都避寇哉文皇雄武不數年俘二突厥爲衛士今吾以數萬之衆安集山東王
德明廝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豈有退避之理吾何面視蒼生哉爾曹但駕

馬同行看吾破之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精甲自桑林突出光明照日諸部愕然緩退莊宗分二廣以乘之北騎散退時沙河微冰其馬多陷安巴堅退保望都是夜莊宗次定州翌日出戰遇奚長托諾五千騎莊宗親軍千騎與之鬪爲其所圍外救不及莊宗挺馬奮躍出入數四酣戰不解李嗣昭聞其急也灑泣而往攻破其陣掖莊宗而歸時契丹值大雪野無所掠馬無芻草凍死者相望于路安巴堅召盧文進以手指天謂之曰天未令我到此乃引衆北去莊宗率精兵騎躡其後每經安巴堅野宿之所布稭在地方而環之雖去無一莖亂者莊宗謂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豈中國所及莊宗至幽州發二百騎偵之皆爲契丹所獲莊宗乃還天祐末安巴堅乃自稱皇帝署中國官號其俗舊隨畜牧素無邑屋得燕人所教乃爲城郭宮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樓邑屋門皆東向如車帳之法城南別作一城以實漢人名曰漢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其國人號安巴堅爲天皇王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慮渤海踵其後三年舉其衆討渤

海之遼東令托諾盧文進據營平等州擾我燕薊明宗初篡嗣遣供奉官姚坤告哀至西樓邑屬安巴堅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安巴堅延入穹廬安巴堅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坤未致命安巴堅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洛陽軍變今凶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比爲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內難軍衆離心及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安巴堅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謂坤曰今漢土天子初聞洛陽有難不急救致令及此坤曰非不急切地遠阻隔不及也又曰我兒旣歿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吾皇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部精兵三十萬衆口一心堅相推戴違之則立見禍生非不知稟天皇王意旨無奈人心何其子托雲在側謂坤曰漢使勿多談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祇

如天皇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安巴堅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十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爲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自此願以爲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子無惡足得歡好爾先復命我續將馬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爲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入漢界又問漢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九月出兵十一月十六日收下東西川得兵馬二十萬金帛無算皇帝初卽位未辦送來續當遣使至矣安巴堅忻然曰聞西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坤曰川路雖險然先朝收復河南有精兵四十萬良馬十萬騎但通人行處便能去得視劍閣如平地耳安巴堅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坤至止三日安巴堅病傷寒一夕大星殞于其帳前俄而卒于扶餘城時天成元年七月二十

七日也其妻舒嚕氏自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旣而舒嚕氏立其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明年正月葬安巴堅于木葉山僞諡曰大聖皇帝安巴堅凡三子長曰人皇王托雲卽東丹王也次曰元帥太子卽德光也幼曰阿敦少君德光本名耀庫濟後慕中華文字遂改焉唐天成初安巴堅死其母令德光權主牙帳令少子阿敦少君往渤海國代托雲托雲將立而德光素爲部族所伏又其母亦常鍾愛故因而立之明宗時德光遣使摩琳等三十餘人來修好又遣使爲父求碑石明年許之賜與甚厚并賜其母瓔珞錦綵自是山北安靜蕃漢不相侵擾三年德光僞改爲天顯元年是歲定州王都作亂求援于契丹德光陷平州托諾以騎五千援都于中山招討使王晏球破之于曲陽托諾走保賊城其年七月遣特哩袞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于要路生擒特哩袞等首領五十餘人獻闕下明年王都平擒托諾及餘衆斬之自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嘗遣紐赫美陵來求托諾骸骨明宗怒其詐斬之長輿二

年東丹王托雲在闕下其母繼發使申報朝廷亦優容之長興末契丹迫雲州
明宗命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面蕃漢總管清泰三年晉高祖爲張敬達
等攻圍甚急遣指揮使何福賚表乞師願爲臣子德光白其母曰兒昨夢太原
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事符天意必須赴之德光乃自率五萬騎由雁門至
晉陽卽日大破敬達之衆于城下尋冊晉高祖爲大晉皇帝約爲父子之國割
幽州管內及新武雲應朔州之地以賂之仍每歲許輸帛三十萬時幽州趙德
鈞屯兵于團柏谷遣使至幕帳求立己爲帝以石氏世襲太原德光對使指帳
前一石曰我已許石郎爲父子之盟石爛可改矣楊光遠等殺張敬達降于契
丹德光戲謂光遠等曰爾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
大慙晉高祖南行德光自送至潞州時趙德鈞趙延壽自潞州出降于契丹德
光鑠之令隨牙帳晉高祖入洛尋遣宰相趙瑩致謝于契丹天福三年又遣宰
相馮道左僕射劉昫等持節冊德光及其母氏徽號賚鹵簿儀仗法服車輅于
本國行禮德光大悅尋遣使奉晉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是歲契丹改天顯十

一年爲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升幽州爲南京以趙思溫爲南京留守
既而德光請晉高祖不稱臣不上表來往緘題止用家人禮但云兒皇帝晉祖
厚賚金帛以謝之晉祖奉契丹甚至歲時問遺慶弔之禮必令優厚每北使至
卽于別殿致敬德光每有邀請小不如意則來遣責晉祖每屈己以奉之終晉
祖世略無釁隙及少帝嗣位遣使入契丹德光以少帝不先承稟擅卽尊位所
賚文字略去臣禮大怒形于責讓朝廷使去卽加譴辱會契丹迴國使喬榮北
歸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謂榮曰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國自冊稱
孫可矣稱臣未可中國自有十萬口橫磨劍要戰卽來榮至本國具言其事德
光大怒會青州楊光遠叛遣使構之明年冬德光率諸部南下開運元年春陷
祁州直抵大河少帝幸澶州以禦之其年三月德光敗于陽城棄其車帳乘一
橐馳奔至幽州因怒其失律自大首領已下各杖數百唯趙延壽免焉是時契
丹連歲入寇晉氏疲于奔命邊民被苦幾無寧日晉相桑維翰勸少帝求和于
契丹以紓國難少帝許之乃遣使奉表稱臣卑辭首過使迴德光報曰但使桑

維翰景延廣自來並割定鎮與我則可通和也朝廷知其不可乃止時契丹諸部頻年出征其國君臣稍厭兵革德光母常謂蕃漢臣寮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臥耶自古及今惟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待伊漢兒的當迴心則我亦不惜通好也三年樂壽監軍王繼繼有密奏苦言瀛鄭可取之狀十月少帝遣杜重威李守貞等率兵經略十一月蕃將高牟翰敗晉師于瀛州之北梁漢璋死之契丹主聞晉既出師自率諸部由易定抵鎮州杜重威等自瀛州西趨常山至中渡橋敵已至矣兩軍隔滹水而砦焉十二月十日杜重威率諸軍降于契丹語在晉少帝紀中十二日德光入鎮州大犒將士十四日自鎮州南行中渡降軍所釋甲仗百萬計並令于鎮州收貯戰馬數萬匹長驅而北命張彥澤領二千騎先趨東京遣重威部轄降兵取邢相路前進晉少帝遣子延煦延寶奉降表于契丹并傳國寶一紐至牙帳明年春正月朔日德光至汴北文武百官迎于路是日入宮至昏復出次于赤岡五日宣制降晉少帝爲負義侯于黃龍府安置七日德光復自赤岡入居于大內分命使臣于京城及往諸道括借

錢帛遂命以李崧爲西廳樞密使以馮道爲太傅以左僕射和凝及北來翰林學士承旨張礪爲宰相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宣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爲大遼國以趙延壽爲大丞相兼政事令充樞密使兼中京留守降東京爲防禦州尋復爲宣武軍十五日漢高祖建號于晉陽德光聞之削奪漢祖官爵是月晉州潞州並歸河東時盜賊所在羣起攻劫州郡斷澶州浮梁契丹大恐沿河諸藩鎮並以腹心鎮之三月朔日德光坐崇元殿行入閣之禮覩漢家儀法之盛大悅以其大將蕭翰爲汴州節度使十七日德光北還發離東京宿于赤岡有大聲如雷起于牙帳之下契丹自黎陽濟河次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德光憇于其上謂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及漢地每每不快我若得歸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其語偷殆將死矣時賊帥梁暉據相州德光親率諸部以攻之四月四日屠其城而去德光聞河陽軍亂謂蕃漢臣寮曰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穀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尋遣節度使歸藩三失也十六日次于欒城縣殺虎林之

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賚酒脯禱于得疾之地十八日晡時有

大星落于穹廬之前若迸火而散德光見之西望而唾連呼曰劉知遠滅劉知

遠滅是月二十一日卒時年四十六主契丹凡二十二年契丹人破其尸摘去

腸胃以鹽沃之載而北去漢人目之為帝邦焉案以下原本闕佚據五代會要

五月宣遺制以永康王襲位永康王者東丹王之長子以其月二十一日領部

族歸國改會同十年為天祿元年自稱天授皇帝漢乾祐三年十一月率騎數

萬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命左千牛衛將軍

朱憲往修和好永康王亦遣使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遣尚書左丞田敏供

奉官蔣光遂衛命往聘其年四月田敏等迴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

響并馬四十匹其月太祖又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左神武將軍華光裔往使

其年九月永康王為部下寧王所弒德光之子勒寇契丹將楊衮率騎萬

應歷元年號天順皇帝顯德元年春太原劉崇將圖南寇契丹將楊衮率騎萬

餘以助之三月世宗親征與崇戰于潞州高平縣之南原崇軍大敗契丹衆棄

于安平縣敗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外國列傳一契丹傳兒即吾兒也 案契丹國志作吾定兒也與是書異

遣供奉姚坤 案通鑑考異引莊宗實錄作苗紳

兒昨夢太原石郎發使到國今果至矣 案契丹國志作太宗夢見真武使之

救晉與是書微異

錫里濟舊作習爾之今改 沁丹舊作欽德今改 實里舊作舍利今改 安

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托諾舊作禿餒今改 托雲舊作突欲今改 舒

嚕舊作述律今改 阿敦舊作安端今改 耀庫濟舊作耀屈之今改 摩

琳舊作梅老今改 特哩衮舊作惕隱今改 紐赫美陵舊作捺括梅里今

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舊五代史

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中華書局聚